

谈言亭

争功·贪功·让功

陈鲁民



建功立业一直是世人的最高追求,古人就把“立德、立言、立功”作为人生的终极成功标志。功劳面前,有争功、抢功、贪功、冒功的,也有让功、辞功的,可见世间百态,也可见风节人心。争功。你觉得功劳大,我觉得功劳更大,你自认居功至伟,我认为首功非我莫属。所以,苦战奋斗时,大伙团结一致,戮力同心;到了行功论赏时,就会矛盾四起,纷争不断。刘邓平定天下后,众将纷纷争功,相持不下,不仅闹得面红耳赤,甚至还有人拔刀相向。幸亏刘邓心中有数,评定萧何、韩信、张良为三大功臣,提出功人、功狗之说,令众将口服心服,平息了争功风波。三国末期,却闹出了争功悲剧。司马昭遣钟会、邓艾两员大将分路伐蜀。

钟会取了汉中;邓艾偷渡阴平,取了成都。灭蜀后,钟、邓争功,闹得不亦乐乎,姜维从中用计离间,结果钟、邓两败俱伤,又相继被杀。这就是著名的“二士争功”。贪功。把别人的功劳据为己有,人家辛辛苦苦地种树浇水,他心安理得去摘桃子;人家九死一生甘冒锋镝打天下,他觑着脸去领勋章,这就叫贪天之功为己有。平定东吴时,大将王濬冲锋陷阵,捕获吴王,功劳第一。可是皇帝的亲家王浑却出来抢功,最后竟然成了一号功臣。不过,世人知道真相,就连唐朝诗人刘禹锡在《西塞山怀古》一诗中明明明白白地说:“王濬楼船下益州,金陵王气黯然收。千寻铁锁沉江底,一片降幡出石头。”贪功的人,

过去有,现在有,将来也少不了。如今,大学里的一些博导,常恬不知耻地把研究生的成果装进自己的口袋,在弟子的论文上强行署名,学生们敢怒不敢言,因为能不能毕业还要看博导的脸色。还有一些科研部门的头头脑脑,把部下的科研成果当成自己的,这就叫科研腐败。让功。或为大局出发,或考虑团结因素,明明是自己立下的功劳,却要让人,这是很需要点胸怀和风格的。东汉名将冯异,曾帮助光武帝平定天下,出生入死,战功卓著。但到论功行赏时,其他人拥到皇帝面前表功、争功,他却远远地站在一棵大树下,后人尊称他为“大树将军”。晚清名将胡林翼,主政湖北时,为避免同僚官文掣肘,常在给皇帝的战报

上把没有尺寸之功的官文挂名,保证了军政一把手的团结,也维持了湖北大局的稳定。辛亥革命后,孙中山为谋求国家统一大业,把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,其实也就是让推翻帝制之功。惜乎袁世凯心不足,还要称帝,最终成了窃国大盗。还有粟裕将军,能征善战,屡立战功,却两让司令职务,一让元帅军衔,传为历史美谈。他们都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开阔胸怀,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豁达心态,都是“大写的人”。平心而论,功名利禄,人人向往。争功是人之常情,虽不高尚,但可以理解,只要不过分;贪功乃小人之行,品格低下,心胸狭窄,不仅被诟病当今,而且将遗臭历史;让功是君子所为,高风亮节,胸襟博大,堪为楷模,流芳百世。

小满时节

乡下长大的孩子,总是伴着农历里的节气细数光阴的。

一个流光水般的日子,节气点缀其间,如一枚枚闪光的纽扣,扣住了朴实的记忆。父亲就是穿行在这记忆里的农民,为每个节气打上一个牢牢的结。

小满小满,麦粒渐满。此时,小麦由青变黄,颗粒开始饱满,麦粒捏在指尖里已是肥嘟嘟的了。麦子和父亲一样厚重,都已是丰收的年龄,都是乡村的希望。

父亲的小满是忙碌的、欣慰的、期待的,带着汗水的味道。这时,父亲会时常走进麦地,看着麦子一天天成熟,丰收的期待漾在了脸上。早晨,父亲扛着铁锹到地里,第一件事是看看有没有牲口祸害庄稼,然后用铁锹铲去田埂边的草。他南坡北坡地转,每一块庄稼都长在了他的心里。

儿时,父亲常指着这些即将成熟的麦子对我说,小麦是庄稼里的侠客,不畏严寒,不畏雨雪,顽强中带着淋漓和豪爽,坚挺地走向成熟。我明白了父亲,也明白节气的要义。

现在,小满是父亲的叮嘱。眼看就要农忙,父亲总不忘在劳累中打来电话,当然说的都是农事。

“小满未满,还有危险。”说的是小麦此时基本成熟,如果还在灌浆,小麦就会减产。“小满不满,芒种开镰。”“大麦上场小麦黄,豌豆在地泪汪汪。”说的是大麦收割后就要收割小麦,此时豌豆像泪珠那样大了。“麦套棉两亲家,收了麦子又摘花。”“小满芝麻芒种谷,过了立夏种黍黍”……这些父亲烂熟于心的农谚,也像小满的麦粒一样饱满着沉甸甸地堆在我的心头。我静心地听着,默默地记着,心里流淌着阵阵麦香。

慢慢地,父亲的话越来越多,那些农事通过电波溜进城市,停靠在我的耳边,我几乎有点烦了。父亲陶醉在农历里的节气里,我不懂,一如我不懂得那些庄稼。还是母亲明白,她叮嘱我不要因为我唠叨而烦他,人一旦上了年纪,总要说自己最熟悉的事。儿子为父亲的庄稼,当父亲老时,你才成片成片地长出来。

在电话那头的家里,父亲此时肯定披着月色,在院子中磨那几把已经放了一年的镰刀。霍霍的磨镰声随着风在小院里回荡,直到把天上的弯月磨得清亮,他才知足地回到屋里。

城里没有农时,没有农历里的节气,星星和月亮都被七彩的霓虹赶到了乡下。父亲的小满披星戴月,沾满了泥巴,他的命运里都是铁锹和镰刀,岁月的长河里,他依然是沿袭老祖宗留下的农历节气过活每一天。

我更加敬重父亲,敬畏父亲的小满。不论“小满麦满”,还是“小满芝麻芒种谷”,都关系庄稼、关乎乡下,这每一个节气都有着炊烟的味道。



湛河,我们的母亲河

李修乐



湖光山色

郝同前 摄

小时候,我和我的小伙伴,曾经在您的怀里嬉戏,清清的流水如温柔的手,抚摸着我们晒得黝黑的身体;长大后,我和我的恋人,曾在你静谧的水边私语,两岸那幽幽的槐花香啊和我们的爱情一样甜蜜。湛河,我们的母亲河,即使游遍天下的名山,跨过再多的秀水,您依然是我生命里最美好的回忆。

然而,曾几何时,从您的身边走过,我仿佛听见了您无助的哭泣,污水横流、鱼虾绝迹,刺鼻的气味让人无法呼吸……我们扼腕叹息,我们心痛不已,我们在您的哺育下长大,您却在儿女的忽略下一天天地沧桑、老去。湛河,我们的母亲河,我和您的血脉紧紧联系在一起,我们不许您受到伤害,我们想让您美丽永远。

集全市之智,举全市之力,2013年6月5日,一场建市以来最大的民生工程,在鹰城的大地上掀起。这是500万干群的呼声,这是500万儿女的心意。是啊,没有母亲的安宁,孩子们的幸福从何谈起?肩负市委、市政府的重托,胸怀对母亲河深沉的爱意,湛河母亲的身边,走来了一群虔诚的儿女。顺畅、水清、岸美、生态,是他们立下的铮铮誓言,誓言里,蕴含着精卫的执着和愚公的不屈。

酷暑里,汗水和河水混在一起,寒冬腊月,刺骨的寒风把衣角掀起;假日,他们加班加点放弃与家人团聚,黑夜,他们伴着不眠的星星追赶工期。年过古稀的工程师身先士卒,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争先恐后。在迎风飘扬的旗帜里,他们用行动奏响了一支激昂的乐曲。如今,母亲河的源头已经恢复美丽,他们顾不上擦一擦汗,稍作休息,前方的任务更加艰巨。

听吧,湛河之畔,回荡着他们匆匆的脚步声。两岸的清风徐徐,我们听到了母亲欣慰的笑容。等到冰雪消融,春回大地,等到母亲的旧装换成了新衣,等到一个充满灵气的北方水城在中原的大地上崛起。那时,让我们共同举杯,醉了山水,醉了大地,然后,在母亲的怀里,像孩子一样沉沉地睡去。



为父亲点赞

文雪梅

半年前,父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,赋闲在家。这样以来,他的笑容越来越少,身体也日渐消瘦。

那个周末,我躺在沙发上玩微信。我挑选了一张生活照,上传到微信里,不大一会儿,朋友圈里点赞声一片。我拿着手机一边翻看别人的微信,一边享受着朋友们的美言,高兴得手舞足蹈。

不知何时,父亲站在我身后,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手机。父亲问我:“这是什么玩意?”看着父亲饶有兴趣的样子,我如实告诉他这是微信。父亲听了我的话后,脸上立刻绽放出笑容来,他又问我:“那我的手机可以玩微信吗?”我点了点头:“只要是智能手机,都可以的。”

几天后的一个晚上,闲着没事,我又拿出手机闲翻。这时,一个叫“关山月”的人申请加我好友。我拒绝了好几次,但是执着的对方一直在申请,无奈,我很不情愿地“接受”了他。“关山月”不是别人,正是我的父亲。

想不到,父亲也玩微信呀!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关注起“关山月”来。可别说,父亲的微信内容丰富多采,有时候他会发朋友圈转发别人的内容,有时候他会上传手机相册里的照片。七十多岁的父亲俨然是一位“时尚达人”,一有闲暇时间,他就抱着手机玩得津津有味,乐此不疲。

看着父亲玩微信的兴致如此之高,我也很配合,只要他在微信里发东西,我总会给他

点赞。时间长了,父亲就骄傲了,他在我跟前显摆说:“我还有很多粉丝呢!我的朋友圈里有好几个人经常为我点赞!”看着父亲得意的表情,我故意说:“那是老爸的微信精彩,有眼光,就连转发的也上档次呀!”

自从老爸迷上玩微信后,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,每天乐呵呵的,还交了很多朋友。一次,我们外出旅游,没有带雨伞,想不到,老爸拿出手机摇了摇,不一会儿,就有一位老父亲为我们送来了一把雨伞。原来,这是老爸在微信里摇出的新朋友。

父亲玩微信,玩出了乐趣和开心。我为父亲点赞,给了父亲力量和勇气。我想,只要老人过得安康,就是我们做儿女的最大的幸福。

新人新作



六月李子红似火

马艳

周日与友人相约,回乡下老家看望他们的父母。

友人说,现在正是李子成熟的季节。来到伯父家,进屋只见地上堆了许多紫红色的李子。剥皮入口,软软甜甜,带着一股香味,回味无穷。

我们坐着聊一会儿家常,就提议去坡上走走。没走多远就看见李子林,一颗颗红红的诱人的小果子仿佛在向我们招手。

灵秀的枝丫低垂,摩擦着我们的衣袖、肩颈,红灿灿的果实结满了满树,馨香四溢,随手可摘。我不禁被这小小的果实所感动:它们

本是这样简单地生活着,只要你肯走近它们,它们就会把全部的美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你!

隐身在李子林下的一段小路,在蜿蜒而深远中安静着,没人经过,深红色的李子遗落了一地,仿佛是一地的思念。眼前是一幅朦胧的画,一首婉约的诗,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。此时,徐徐的声音在山野里回荡,丝丝缕缕。不敢再往前走,怕一不小心就惊扰了这美丽的梦境,伤了这一抹风景。

我轻轻地蹲下,用目光抚摸那一地的李子。我知道,就算无人打理,它们最终都会腐烂,化为尘土。就像人人生走到最后,都要回归

朴素和简单,所经历的繁华只是为平淡的结局写下的深沉一笔。

树上的李子轻轻一触就会掉进手心,不久就听见脚麻利的弟弟从树上摘下两大篮李子。因为离家城远,运输不便,落地的,个儿小的,都是不要的,真是可惜了这些果子。

傍晚回到县城,将甜甜的李子分给左邻右舍品尝,立时增添了一些欢快气氛。月色如水,深蓝色天幕上慢慢飘移的云朵,远处黛黑的山色,近处婆娑的树影给人以沉静的快乐,与我的心境融合。

菜园小记

沁

大家常在吃饭的时候通报着各自的观察发现,一份对于菜事的共同牵挂让我们空前地默契起来。一日,孩子大呼小叫地告诉我,有只狗在我们的菜地中拉大便,他把它呵斥走了。我对他口头嘉奖,并指派他做看护工作,不许顽劣的小动物糟蹋菜园,他欣然领命。

可无论我们怎样热切,园里的动静却不大。白菜、生菜们似不领情,栽下去多高就多高;只有蒜瓣冒出了点新绿,还很容易被忽略。然而菜地着实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,寒冬如约而至时,眼力所及之处,多为萧瑟的枯黄,只这园中菜叶深绿,倔强地对抗着霜冻。每一株都在悄然中肥厚了自己的茎叶,令我暗暗惊叹。

当那场大雪压下来时,我们这菜地上也矗立起一座冰山。积雪有一个多月才融尽,然后,我们意外地看到那深埋的绿色仍在,甚至在重见天日之后,菜蔬们铆着劲地猛长。那时已是初春,到处都传播着生长的信息与开始。

园中开始拥挤起来,互不相让地争夺阳光、地盘、肥料,再没了去冬的斯文,看上去是笑呵呵一片,热闹闹一片。菜地终于回报我们了。自家的餐桌上供应有余,常送些给邻居,不免换来几声感谢,按捺不住地面露喜色,好像自家的孩子得到夸奖。

我甚至后悔未及早地拓荒垦地,以至于延误至今才享受一个菜农的乐趣。让一块地闲着,那是一种罪过。因为土地从来都敞怀接纳每一粒种子。

半醒中年

马亚伟

中年,是半醒的状态。好比酩酊大醉的夜晚,半夜醒来,看到一窗月色,静静地铺展着,静水一般,忽地头脑清醒了许多。午夜静寂,微凉的风吹进窗子,很多东西都沉淀下来。这时候,是半醒的状态。

半醒,是人生滑入中年后的感觉。都说四十不惑,其实,人到了四十岁,还达不到不惑的境界。虽然青春梦想冷却了下来,发热的头脑也清醒了许多,但仍然心有不甘——不甘那些折翼的梦想从此消失,不甘曾经的抱负无法施展,不甘人生就这样平淡到老,不甘日子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平庸着……种种不甘,让中年多了些尴尬的况味。

董桥说,中年是一杯下午茶,中年是最尴尬的年龄,是天没亮就睡不着的年龄,是只会感慨不会感动的年龄,是只有哀愁没有愤怒的年龄。的确是这样啊!半醒中年,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,至少我们还有梦。可中年的尴尬,恰恰是因为还有梦。

中年,人生的大局已定,好比一场戏的背景已经布置好,你要唱哪出戏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是烽火硝烟轰轰烈烈,还是小桥流水平平淡淡?恐怕很难再起变化。大多数人都是平淡度日,事业上,没有像青春时梦想的那样,找到一方舞台,施展十八般武艺。我们总觉得人生不该这样啊,于是感慨又感慨,但脚下的步子却难以迈动了。壮志未酬,空留嗟叹。

偶尔,我们也会自我安慰,比如用诸如姜子牙老年得志的事例激励自己,希望人生还会有一抹亮色出现。看到自己的同龄人有了不俗的建树,心里也痒痒的,可只能酸溜溜地说一句:他赶上好机会了!有人说,人到中年万事休,其实,中年万事将休而未休。半醒中年,是一半梦想,一半现实。

现实上,我们清醒地知道中年承前启后的作用。上有老,下有小,中年是需要我们尽责的人生阶段,也要逐渐把重心转向家庭。父母年纪渐大,需要我们为他们的创造更好的晚年环境。孩子在成长阶段,需要我们担负起抚养教育的责任。爱人需要我们相濡以沫多年,岁月让我们懂得了,爱情不是永远的花前月下,而是平淡相守到老。

岁月历练,生活赐予我们很多人生智慧。所以,我们看清了很多事,也明白了很多道理。半醒中年,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状态,看透了,看清了,却没有麻木,这不就是人生的最佳状态吗?因为半醒,我们很容易释然和放下;因为半醒,我们依旧有追求。

半醒中年,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,相信明天会更好!